

世纪之战目击记

一个中国记者的海湾战争采访录



邹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纪之战目击记

——一个中国记者的海湾战争采访录



利雅得



作者张郁 1991年2月27日摄于科威特

(湘)新登字 002 号

世纪之战目击记

——一个中国记者的海湾战争采访录

张 郇 著

责任编辑:骆正南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85,000 印数:6001—12000

ISBN7-5404-1240-2

I·1013 定价:8.00 元

目 录

卷首絮语	(1)
一、危机爆发	(7)
二、悲愤的流亡者	(18)
三、“沙漠盾牌”	(24)
四、元首磋商	(41)
五、截拍战列舰	(56)
六、埃及的震荡	(66)
七、外交舞台	(74)
八、卡扎菲失望	(90)
九、血溅街头	(102)
一〇、决战前夕	(112)
一一、“风暴”骤起	(125)
一二、追踪皇家空军	(132)
一三、殃及巴林	(144)
一四、飞向沙特	(155)
一五、又到利雅得	(166)
一六、移师宰赫兰	(182)
一七、初探前线	(197)
一八、基地一瞥	(210)

一九、海湾黑浪	(224)
二〇、“我是中国记者”	(231)
二一、征途万乘	(240)
二二、陆战打响	(257)
二三、飞毛腿逞凶	(267)
二四、科城光复	(273)
二五、安营科威特	(297)
二六、科伊边境行	(311)
二七、大难不死	(326)
二八、埃米尔归国	(338)
二九、百废待兴	(349)
三〇、别了，中东	(361)

卷首絮语

1990年8月2日凌晨，炮声震惊了全球：伊拉克武力侵吞了科威特。由此而造成的海湾危机在半年后最终导致了被称为“世纪之战”的海湾战争。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有幸在中东经历了危机岁月，后赴前线采访了海湾大战，随多国部队开进硝烟弥漫的科威特城，并与倾城狂欢的百姓同庆正义的胜利。我是海湾战争开始后至科威特城光复之日唯一在战区实地采访的中国记者。

1986年9月，当我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波音747飞机降落在开罗国际机场，赴任新华通讯社驻中东摄影记者的时候，虽自以为想象力颇为丰富，也没有料到平生第一次出国工作的经历，会在四年半后以圆满完成对一次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现代化国际战争的采访作为结束。然而，就像人们没有料到科威特一夜之间为邻国所吞并一样，这一切的确发生了。从踏上中东大地的第一刻起，为完成记者使命所经历的风雨周折，甘苦坎坷，紧张兴奋，惊险刺激，鲜为人知。

中东向来是世界政治的一个热点。如果说在驻外初期，我对它的认识还多少来自于书本的话，那么三年后，复杂多变的政局，耳闻目睹的现实，已使我从内心感到那无垠沙漠下的巨大热能。

1990年元旦，我站在阿曼苏丹国扼守海湾出口霍尔木兹海峡边，眺望湛蓝而几无风浪的广阔大海。我仿佛感觉到海底深处蕴

含的巨大能量和缓慢而无可阻挡的板块挤压,虽然其存在和走势,在我看来犹如眼前浅蓝色雾霾中扑朔迷离的海湾地平线一样难以确位。中东在九十年代会给我和世人带来什么?我无法确知,但是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里不会太平。

九十年代来临之时,世界似乎向人们展现了一幅颇令人欣慰的前景:“冷战”这个相对应于兵戎相见、生灵涂炭的战争而曾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存在的现实已成为历史。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全面实施,随着苏联逐步成为被某些国际战略家戏称的“庞大政治病夫”,随着庆贺削减战略核武器协定签署的香槟酒泡沫的消失,随着布什、戈尔巴乔夫的一次次握手言欢而被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冷战后国际新秩序所取代。人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讨论并实施裁军计划,常规的和非常规的。

东欧各国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一系列剧变。尽管这些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进入九十年代时,多少都在为各自头痛的经济问题而烦恼,看到“人权”、“民主”之类的东西与商店中昂贵的进口商品一样在那儿成为热销品,终于实际上将对手赶下插台的美国人不禁喜形于色。在他们看来华约的瓦解和东欧的变更展现了二战后从未有过的一种国际格局:唯一能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政治军事抗衡、展开冷战的集团消失了,美国和其盟国在军事上控制了全球各大洋,在政治上西方价值观一时占了上风。

西欧各国正为建立统一的欧洲市场紧锣密鼓,凭借共同的力量抗衡使他们日益窘迫的美日经贸蚕食。英、法、德、意等国不想,也没有实力去充当维护自己崇尚的价值观的“国际法官”或“世界警察”。对于近邻东欧的变化,在弹冠相庆之余,他们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投资才能获取最大利益,再有便是要堵住会使本国就业状况更加恶化的经济难民潮。

进入九十年代的中东,似乎也没有多少令人特别不安的动荡。

阿以争端在多方斡旋下虽仍无解决迹象，但几十年交恶的漫长过去让人们有理由自慰不必操之过急。两年多前开始的被以色列占领地区巴勒斯坦人的起义高潮已过，甚至被人认为已经销声匿迹。美国在这里最亲密的盟友埃及在被孤立了十多年后，已经重返阿拉伯联盟，使人们有理由期望阿拉伯阵营将变得更为温和。多无共同边界的埃及、约旦、伊拉克、也门四国正谋划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准备互助互利，发展都不被看好的经济。除了小小的黎巴嫩，中东广袤的大地上十年来第一次享受没有战争搅扰的宁静。两伊之战的结束，使阿拉伯人多少有点打败宿敌的自傲，连西方各国也因令人生畏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政权在世界最重要产油区的扩张被遏制而松了一口气。

然而，不多的有识者已敏锐地感到了冷战之后潜在的危险，有人更从可作多种解释的众多事件中得出多数人不愿相信的警告性预言。

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的对峙结束了，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冲突已不再是全球性的。这种看来值得庆贺的变化造成了一种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现实，即在这个有 170 多个大小国家的星球上，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军队的统治者们已主动或被动地解除了自己行动引起全球性后果的责任，可以不受某集团利益约束地进行局部军事行动或其它类型的冲突，而不必担心冲突各方因维系于某个集团而导致的冲突升级。全球大战可能的弱化和消失，会使局部冲突更为多发而激烈。

一刻也不愿为世界所淡忘的阿拉伯诸国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没有理由欢欣鼓舞。苏联的衰落使他们失去了至少在外形上强大的倚重物，在计谋多端，复杂多变的外交周旋中阿拉伯人失去了一张至关重要的王牌。冷战与缓和所形成的平衡的被打破，使得一些人已无法从谋求，打破，再谋求，再打破的平衡游戏中获取实利。一切都将咎由自取，再也没有人会因为可能推给对手一

个盟友而违心地允诺敲诈式的条件。

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阿曼）或许会感到满意，他们富裕得让人哀叹真主不公平的石油成为其稳固王室统治的极重要的筹码。但是在阿拉伯联盟的 21 国中、除这 6 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为本国经济的种种严峻已危及国家安定、政权稳固而苦恼。那个海湾大国伊拉克就是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国家。

曾拥有 300 亿美元外汇的伊拉克，现在却背着 1000 亿美元的沉重债务跨进了九十年代。与此同时，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则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限额生产，每天数十万桶超产原油，使国际市场油价降到了令伊拉克石油收入已无法偿还任何债务的水平。再三声称是用伊拉克人的生命而形成对抗波斯人扩张的盾牌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虽已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他当上总统的第二年便动手打响的两伊战争，但却仍然使人不解地大量购买各式西方军火，维持并加强着他似乎无所事事的百万大军。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公司在内的 200 多家高技术公司，为伊拉克进行化学生物武器的研究和生产效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萨达姆总统对真主起誓：对那些胆敢威胁伊拉克安全的人，将用化学武器将他们灭绝。在伦敦希思罗机场截获的可用作核武器引爆装置的电弧光电充气管，令人大吃一惊地被证实是伊拉克购买的。萨达姆要这干什么？他真的要拥有核武器吗？他的敌手是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他将如何解决那严重困扰他的经济问题？伊拉克何时才能摆脱靠美国每年 10 亿元买方信贷购买粮食的危难处境？

当人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事件注意到这个处于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两河流域的古老国家时，会发现它是如此地不安定，如此地具有使其所在地区成为或大或小的新热点的种种条件。然而，史学家将不情愿地发现，由于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人，对伊

拉克和主宰那个国家一切的统治者的了解是如此地不充分，在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对冷战后这个中东地区独一无二的潜在麻烦点的估计使他们一再坐失良机，直至1990年8月2日的来临，举世震惊。

我在中东四年多时间，就是在这多变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度过的。我工作的据点是那套位于尼罗河西岸、开罗工程师区穆萨·格拉拉广场2号新华社中东总分社二楼的办公室，与卧室、暗房连为一体。而东起伊朗、阿曼，西至摩洛哥，南起苏丹，北到土耳其的约20个国家都是我的工作区域，我先后到过其中13个国家进行采访，阿拉伯地区成为我摄影记者生涯中迄今为止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说起阿拉伯人，他们的风情，他们的土地，我迄今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曾背着相机，跑遍了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安曼、伊斯坦布尔、科威特、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等历史名城，也曾西撒哈拉沙漠中与游击队一起风餐露宿，躲避炮击。我曾在金壁辉煌的王宫总统府中拍摄卡扎菲、萨达姆、法赫德、布什等政要的举手投足，也曾沙漠40度高温下因迷路而忍受一天断水的痛苦。我与国王握过手，也曾与无家可归而栖身开罗郊外墓地的贫民促膝交谈。……阿拉伯人的好客与近乎于狡猾的善辩，精明与近乎于无信的多变，自信与近乎于自大的傲气和阿拉伯文化的渊源流长，石油美元带来的穷侈极奢与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富差别，……所有的一切，构成了我多彩的中东阅历，都成了我在漫天的烽火中，能审时度势，只身闯荡，排除险阻，捕捉战机，夺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一种智慧的源泉。

海湾战时采访经历是我记者生涯中的一笔难得的财富。但这并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作为一名非交战国的记者，中国人亲历前线采访是没有先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尚处闭关锁国，视洋人为蛮夷的时代，科技水平落后，新闻传播事业刚有萌芽，报纸仅有雏型，哪里谈得上派记者对半个地球之外的洋人相残去作

报道。到了三、四十年代，情况已有很大不同，中国记者开始报道战争并留下诸多名篇佳作。然而从那时开始抗日战争，二次大战，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苏冲突，越南战争等，中国多少是以参战国的身份出现，记者也是随军采访。这次海湾之战则完全不同，中国未派一兵一卒，而且根本不赞同用武力解决伊科两国争端和以后出现的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问题。同时，这又是一场牵涉面遍及全球，间接直接参战的国家多达 31 个的国际性陆海空大战。在前线采访的千余名各国记者中，没有缺我们中国人一席，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极大的欣慰，也难得国内新闻摄影界人士说这是翻开了中国新闻摄影史上新的一页。

当我夹着阿拉伯半岛的砂石，沾着科威特油田的油污回到北京时，将我所亲历的海湾战争和在中东的所见所闻写成小册子，让更多的朋友了解那些曾为世界所关注而又为我所眼见的事件的前前后后，以及中国驻外记者的战斗生活，便是我的一大愿望。经过种种波折、这本小册子在海湾战争结束两年后才成稿。也许有朋友会说，是否迟了点。的确，作为战争的报道无疑是越快越好，但是，以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记者的眼光和笔触，较系统地记述所看到的中东，记述曾引起国际风波的大事，记述海湾发生的世纪之战，记述中国新闻记者在世界热点中的经历，我希望并相信，它来得并不太迟。更何况，海湾发生这场“世纪之战”和与之俱生的矛盾冲突，留给人们的思考将是长久的。

一、危机爆发

1990年8月2日，开罗

1990年8月2日清晨，开罗这个历史名城以她神秘而又深邃的容光迎来1400年历史中新的一天：千余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大小扩音器传出的伊斯兰教阿訇的晨祷声，在城区此起彼落；赶着满载果菜驴车的小贩，慢悠悠地在街上行进；谢拉顿、希尔顿饭店中夜总会的伙计和舞女送走的最后一批富豪，在空旷的大街上走向老城区的家园；尼罗河上迷漫着灰蓝色的晨雾，与前一天浓烈的废气污染一起，给两岸的建筑物蒙上了一层真主赐予的面纱；经过一夜苦熬的警察和士兵，在市内博物馆、政府大楼，格齐拉岛上外国使馆区的岗位上，开始享用大饼夹豆酱之类的阿拉伯早餐……。一切看来与往常并无异样。

当了三年多的开罗市民，我也逐渐为这里大多数人的起居习惯所同化：每日午夜就寝，并不早起。7点多了，虽然隔壁清真寺的晨祷早已又一次告诉我“真主伟大”，我并没有因此准备马上起床，因为今天的日程中没有10点以前要干的事。不过，床头的电话铃响了。

“伊拉克军队打进科威特了！”这的确是令我震惊的消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位女性同行惊慌地直着嗓门大叫的声音。

挂上电话，我即翻身起床跑到放有电传机的编辑室，这里日夜24小时抄收美联社和埃及中东通讯社电讯稿。它使我很快知

道，这个清晨并不寻常，世界上的一个离开罗并不很远的地方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

凌晨 2 点，伊拉克数十万大军在夜幕中隆隆地一举冲进科威特国境。经过 8 年两伊战争磨炼的伊拉克军队不宣而战，长驱直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到三小时，便完成了从边境向东南近百公里的推进，打进了科威特城。当世界得知这一消息时，作为科威特君主的埃米尔已逃到沙特阿拉伯，王宫已被手持苏制 AK—47 步枪，乘着 T—72 坦克的伊拉克人所占领。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各种途径传来的许多消息，骇人听闻，但多未经证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伊拉克用武力侵占了弹丸邻国科威特！

我一边在滋滋嗒嗒响个不停的美联社电传机前看着关于科威特、伊拉克情况的最新英文新闻稿，一边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在中东的四年任期将会有有一个不寻常的结尾。

1986 年 9 月，我奉命去开罗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摄影记者。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此时，四年的任期即将届满，而这突如其来的剧变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我顾不上细想这个当时不得而知的问题，放下还在不断伸长的电讯稿，拿上汽车钥匙，将沉重的摄影包放在奔驰车后座，驱车前往开罗国际会议中心。

两天前，“伊斯兰会议组织”部长级年会刚在开罗开幕，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的部长，其中，当然也有科威特和伊拉克的部长，在这里聚首，商讨大小几乎包罗万象的几十个议题。会议开幕时，大会新闻中心内聚集了世界各大通讯社常驻开罗的记者，还有各国特派采访大会的文字、摄影、电视记者。显然那里应该是一个信息中心，而且伊斯兰会议组织（英文简称 OIC），应该对两个成员国之间发生的这件大事有所表示。于是，我决定先到那里去打探一番。

开罗上午的交通总是那样令人头痛。横跨尼罗河的 10 月 6 日

大桥上，虽然一个方向有三个车道，但仍然是拥挤不堪。这个城市的一百多万辆汽车在上午9点几乎全涌上了大街，到处堵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我开着那辆蓝色的奔驰230型轿车在桥上车流中慢慢地蠕动着。

阿拉伯的世界真让人捉摸不透。两个月前，在巴格达，阿拉伯联盟各国首脑们还与萨达姆一起对着以色列同声谴责，科威特



1990年5月28日，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阿拉伯特别首脑会上。

的埃米尔当时也是主人红地毯上所欢迎的一位贵宾，新闻界的普遍观点是阿拉伯大家庭正处于空前的和睦之中。然而，现在伊拉克居然一口整个儿吞并了科威特！

那些原来堪称熟悉阿拉伯事务的朋友，对阿拉伯内部的争端，几乎个个感到扑朔迷离，总是说：“这事说不准！”也许是因为20

来个国家同说一种语言，同奉一种宗教的缘故吧，阿拉伯各国讲得最多的是团结，尽管有时两个甚至三个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会团结联合成一个国家，然而几乎如所有中外国际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阿拉伯世界从来也未有过真正的团结。这也是人口上亿的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这个小国长期对峙中的一个致命弱点。

讲团结又不团结。从眼前利害出发，不断变换敌友的现实，导致了中东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们，不时会有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

就在两个月前，那个表象给人以一种团结与和睦的巴格达首脑会上，齐聚一堂支持声称要摧毁以色列半壁河山的萨达姆总统的各国元首，在开幕式之后的秘密会议上，便让东道主弄了个目瞪口呆。萨达姆拍着桌子，指责海湾产油国的增产，导致了油价下跌，硬说这是一种比使用坦克大炮更阴险狡猾的侵略行径，并强硬要求科威特、沙特、阿联酋放弃原借给伊拉克的 300 亿美元军火债务。然而，海湾各国的国王，包括科威特的埃米尔，都没有因此而萨达姆有必要的警醒。他们大概过高估计了在两伊战争中用美元支撑萨达姆庞大武库的作用，满以为伊拉克人总不会忘记这一点，而自己却似乎忘却了一些本该牢记的过去：伊拉克曾坚持认为科威特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边界问题迄今未决。

1973 年，伊拉克曾侵占了科威特很大部分领土，只是因多方的斡旋，伊军才被迫撤出。天真的科威特人终归没有意料到，对萨达姆来说，打破历史上从未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侵占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先例并不是什么难事。

历史的沉思，无形缓解了我对汽车爬行的焦急，不觉滑下了横跨开罗的十月六日高架桥。放眼远望，可以看到由我国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了。这是一个设计新颖，造型别致，颇具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群。来自上海的建筑工人，承担了工程任务。内部装饰、设备均是世界一流的。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穆巴拉克还陪着两伊战后首次出国访问的萨达姆参观了 this 为埃及人引为自豪

的建筑。回想当时，我和驻开罗的各国记者围着两位谈笑风生，亲热拥抱的总统采访拍摄的情景，不禁哑然一笑，阿拉伯世界真是风云莫测。刚才车上收音机里传来的，已是埃及对伊拉克行径的“谴责”。

来到设在会议中心底层的 OIC 大会新闻中心，居然没有碰见一位熟识的开罗的同行，美联社的阿克索，法新社的麦克，路透社的阿拉，自由撰稿人苏珊，全不在这儿。两天前为了一个临时办公室，一部电话，记者们争抢不休的新闻中心，此刻，除了几位埃及新闻部的工作人员在喝着放足了糖的红茶外，可以说是门可罗雀。我问新闻部一位小姐，大会今天是否按计划举行，回答居然是“不知道”。当我正为在哪儿能找到科伊两国部长的行踪而伤脑筋时，才偶然从一位为英国电视网工作的埃及电视记者那儿得知：阿拉伯联盟各国外长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海湾局势。地点在市中心萨米拉米斯洲际饭店。当我追问：“OIC 会议怎么样？”“按真主的意愿吧”。这是阿拉伯人给你不确定答复时的一句常用语，阿文发音为“因什阿拉”，这是我能说会道的不多的几个阿文词汇之一。的确，此时此刻只有真主才知道伊斯兰世界将如何对策，因为穆斯林认为真主万能。

萨米拉米斯洲际饭店 (Semiramis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是开罗九个五星级饭店之一。这座黄褐色的高层建筑位于市中心尼罗河边，饭店内有好几家特色餐馆，其中“大使俱乐部”是埃及社交界最有名气的高级酒吧。饭店一层的“茶园”，虽说建在室内，但透过阿拉伯式木制窗格，尼罗河被河中小岛格齐拉 (AL-GAZIRAH) 分隔而形成的三叉河道，一览无遗。黄昏夕阳从河对岸柔和地送来桔黄的光芒，日落之际，天空一片金黄，勾勒出尼罗河对岸各式建筑的墨黑的剪影，河面波光鳞鳞，闪闪烁烁。这里是尼罗河畔最佳的观景处，每每黄昏假日，茶园总是虚席难寻。不过，8月2日中午，当我急匆匆赶到这里时，这儿却很少诗情画

意。

大批的记者涌到这里，门厅里，走廊上，电梯内，到处可以看见几天前在国际会议中心采访的新闻界同行。饭店三楼是几个较小的会议厅，厅外过道上，我见到了开罗摄影记者圈的哥们儿、姐们儿。路透社的阿拉（ALADIN ABDEL NABY）一向消息极灵，这个持埃及护照的土耳其人，拿着步话机，故作神秘地对我说：“今天这里阿拉伯外长们碰头开会，至于什么时候开，没人知道。不过消息绝对没错，耐心等着吧。”法新社的麦克（MICHAEL NELSON）仍像往常一样见面就和我拍肩致意：“喔！阿拉伯人真有两下子，总是令人惊异。又是开会，不过他们的会倒总是没有什么新鲜结果，对不对？张。”这个美国外交官的儿子，已在开罗工作了五、六年，他那出生不久的儿子是他与一个不同国际、不同肤色的埃及姑娘的国际爱情结晶。理所当然，对阿拉伯他比我应有更深的了解。为美国一家图片社工作的苏珊（SOSAN MAYTELL）还是那样喋喋叨叨，到处打听科威特的讯息。不过大家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有一个消息已经多方证实，确凿无疑：科威特与外界通讯已中断三、四个小时了。

我也和他们一起盘腿坐在羊毛地毯上，耐心等待。想起来也很有趣，我和这些同行，已经经历过好几次采访前的漫长等待。每遇一次重大活动，阿拉伯人出于安全考虑，总是早早地将记者圈起来，经严格检查之后就不管你们了。那次在约旦的安曼，警犬嗅过每一个摄影包后，百余名记者足足等了近五个小时，才等来首脑会议的开幕。在保安人员的监视下，进入会场拍摄几分钟。相比之下，两个多月前的巴格达首脑会议的等待，则更富“情趣”：伊拉克人为我们这些已经过安全检查被关在一个大厅里的记者，准备了阿拉伯红茶和浓咖啡，还有七、八种牌子的香烟，万宝路、登喜路、健牌、罗斯曼，伊拉克包装考究的摩苏尔烟也跻身之中。于是，记者们便天南海北一通乱侃。那天采访闭幕会议，早上 10